

一阵雨... 一句雨

文/嵇叔夜

对于一个已经陌路的人,追怀起来,大抵是想起她的好,大半粘稠,少许清淡。对于隔了云山的故里,晚些时候,囿囿的是她的雨。细想起来,除了北京和东至,我竟不曾遭遇雨,无端地想这是雨的北边和雨的南边吧。

黄昏时候,北京落了一阵雨,没有来头,落完便走。北京,我宁愿是北平的,不过,凭空附了宋庆龄先生的哀思,我这一点偶尔的念头,随着1930年代北平胡乱的风翻滚而去。那郁达夫,原也是做过《故都的秋》的,后来选到中学课本里,被我这一辈人读,也不知道还在不在。郁达夫早逝,做起文来,一半是怀旧的调调,一半是软软的哀愁,1930年代,陶然亭公园的一尾芦花,在风里一左一右摇摆,于水面荡些寂寥的痕,瑟瑟的枯,于是下起雨来。黄昏的雨,只一阵便停了,早泻的男人一样,也夹了些冰雹,而后,天一层一层地暗下去,连点落日的余晖都没有。郁达夫说起来:“在灰沉沉的天底下,忽而来一阵凉风,便息列索落

地下起雨来了。一层雨过,云渐渐地卷向了西去,天又青了,太阳又露出脸来了。”这北边的雨,都是这样急性子么?

近日读立松和平,诧于此人的高产和精力的充沛,他的书中下了一场诡异的雨,冲来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太太,半截身子埋在沙里,小孩子多是兴奋的。东至落雨的时候,我也是兴奋的。

我的邻居混名叫大水,问起来,是他落地那年发大水,北边的雨一定不知道如何去发一场大水,大水的那场大水是1950年代的大水,鱼儿游在屋顶的。初夏时候,不下些雨,东至是没有端午的味道的,南边的雨喜欢凑端午的热闹,北边的雨,5年以来,我还没发现它的这个喜好,恐怕是藏在哪儿了。雨要停便停,池塘一定会涨满,浑盈盈的,琥珀样要溢些出来,池塘边菖蒲清冽地抽得老高,被我们拔了去,倒也不生气,大人会割些猪肉,人得家门,甩甩脚底



的泥巴,将一吊稻草系好的猪肉交给女人。绿豆糕是昨夜就买好了,这东西我十多年没吃了,十多年前,我盼得最厉害的便是这绿豆糕。邻居会摘些栀子花送来,我常养在蓝边碗的清水里,这样伊才会听我的话,香两个星期。傍晚的时候,南边端午的雨总会停,门前的池塘满了,鱼就会游出来,打我家门前过,水流一指来深,我和弟弟赤手在门前抓鱼,爸爸会在走廊上做些经年的笊帚,妈妈在厨房里做饭。一时间,雾霭沉沉,不是炊烟,是雨后的地气,丝丝缕缕,只在树梢看得见。这些鱼,游出了池塘又会游回来,我们叫鱼上水,在指深的水里急急而上,翻着吡啦啦的白,有些鱼沿着交错的水沟寻它的自由去了,秋天水干的时候,会在某些水沟里搅一些浑浑的无奈。

有几年,东至一句的雨下了两句,于是就大水,某两次还破了坝。我婴孩时候,据我妈说,都传坝破了,我妈一把将我交在我太爷爷手里,就回去搬家什去了,我应该是尿了我太爷爷,我太爷爷在94岁上终老,出殡时一村人皆来送,大概是因

为老中医医过他们的病,他也曾配药医我的肚疼。初中时候,东至的一个坝破了,一村人搬到高处,搭棚子,晚上我便睡在江风里,刷刷的是破了坝的江水,这长江,这东至的长江。高中时候,东南边的坝破,我和妈妈在东至的雨里挑土上坝,筑埂,那路是滑极的,上坝时候,我会走在妈妈后边,即便摔了,摔的也是儿子,砸不着我妈啊。某天雨晴,一条水蛇逶迤着向我游来,分开镜样的水面,我看着它,后来它逃掉了。两句后,大水退去,我们筑的埂也有两米高了,父亲闪了的腰再两句后才好。

北京近些天多雨,似乎南方的梅雨时节平移到了北方,我站在窗前看雨砸在玻璃上。稍早些年,我不带伞在路上走,左边右边是打伞的斑斓的姑娘。稍早些年,父亲给我送雨衣,我闻着马路上轧碎的癞蛤蟆的微腥,骑车回家。再稍早些年,我妈给我送伞,我举着脱了把的黑伞,牵着弟弟,回家。

夏趣

三水

窗外的雨噼里啪啦地下着,密集的“泪珠儿”打在玻璃上,溅起点点水痕。天空亮白,夏天的雨还是那么洒脱,才不管是否乌云翻墨,先下了再说,白雨跳珠,落在地上,隐隐带出了沁人心脾的清新,吹散了久久弥漫在四周的燥热。来得冲动,去得也匆忙,等一切都平静了下来,阳光透过云层,散落在摇曳的绿叶上,泛起璀璨光晕,小草儿也青得逼你的眼。原来,早已在盼着下一场畅快淋漓的雨呀。

喜欢夏天,不仅仅因为那让人觉得豪迈、怦然心动的夏雨,更是因为在夏天里留下的那些回忆。在时间的记忆长河中,点点滴滴的细节好像一幅幅巨大的海报,在日渐翻过去的日历中浮现,缓缓远去,却也留下了不愿抹去的印迹。

打小就很期盼夏天,因为夏天来了也就意味着长长的暑假在跟自己“招手”。在假期的前几天可劲儿把作业都做完,然后就奔往垂涎已久的“极乐园”——外公家。外公家住在山里面,每年暑假在那待个月,没有父母管,还可以在林中撒欢儿,惬意自在。

在那里,只住了四户人家,外公家的房子在最外面,侧边是几间土胚瓦房,一间厨房一间客厅,剩下的另作它用。边上挨着是一栋两层的小楼,楼梯和地板都是木板做的,“蹬蹬”地上楼,在楼道里跑着,“慢点,跑慢点,小心摔着了”,耳边传来楼下外婆的喊声。很喜欢倚在二楼的栏杆上眺望远方,满眼都是绿色,隔着很远有一棵不知年龄的大树,枝繁叶茂,好多的老鹰和其他的鸟儿喜欢围着它转圈,清脆的、婉转的、低沉的鸟鸣萦绕耳中,

新的一天又开始了。

有时候在楼上呆腻了,在楼梯口倚着栏杆摘几个在屋后种着的毛桃,直接拿到院子前面的小河里唰唰,咬一口,酸甜可口。河里的水都是从山里淌出来的,清澈见底,好多鱼儿在里面游来游去,看见巴掌大的,悄悄地接近,然后直接就扑过去了,嘿嘿,逮几条让外公加菜。8月底的时候,河里有好多螃蟹,拎个竹篓子,眼疾手快地挑些肥的,有时候一不小心直接坐水里去了,起来后发现屁股后面竟然还挂着只“惊慌失措”的螃蟹。

小河两边开辟出了几块菜地,应季的菜长得叶绿果肥,挨着水边栽了几棵香瓜藤,想吃了就扒开瓜叶找成熟的果子,洗干净了在石头上砸,一人一半,爽脆香甜。坐在有阴处的水边,淌着河水,吃着甜瓜,阳光透过绿叶照射下来,五彩斑斓的蝴蝶翩翩起舞,水草的叶尖上时不时滑落晶莹的水珠,连那好动的蜻蜓也来凑热闹,在你肩头留会儿,扑腾着翅膀用尾尖轻点水面,再找个凉快的地方休憩了。

外公家屋后还有个水潭,里面养了些鲤鱼和鲫鱼,而让自己最满意的却是满潭子的荷花,“青荷盖绿水,芙蓉披红鲜”。一看到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,就喜欢跑去看荷花,折一片荷叶顶在头顶,看着雨中的荷叶就更添了一些妩媚,每一张荷叶都无一例外地捧着一团雨水,异于稀疏细小的露珠,它浑圆如球,肥硕似鸡蛋般大小,静静地躺在叶的中心,远远近近地闪烁着,晶莹剔透,像荷叶的眼睛,活了这片沁心的绿。

记得外公在山坡上也开了些菜地,其中有一块地种满了向日葵。早已没有了



亮黄的色彩,留下的是棕色的瓜子盘,小身板儿扛着三四棵着急回去,因为剥了,洗干净,晒个一两天,外公就会炒成瓜子给我们吃;记得喜欢跟在外婆屁股后面上山,沿途会有好多自己也说不上名儿的花,颜色靓丽,千姿百媚的要么圈成花环带头上,要么束成花束,嬉闹着说要养在花瓶里,等回家了送给妈妈;记得每到傍晚的时候,就坐在大门口,一边啪啪地打着咬自己的山蚊子,一边巴望着那条山路,呵呵,在等舅舅回来呢,看到身影了,乐着就奔过去了,因为他的口袋里肯定装着好东西,一些野果子,或者是一些在休息的时候手工做的稀奇古怪的小玩意……后来,慢慢地长大,去外公那的机会越来越少了,再后来,外公他们搬出了山里。

撒欢儿的地方变小了,能让自己单纯寻求快乐的时间也越来越少,但还是喜欢夏天。在室内逗逗鱼儿,养养花草,随手拈出一本自己的收藏,懒懒地窝在躺椅里,轻轻地翻,闲闲地逡巡,似看非看之际,会发现一篇美文蓦然亮在你的眼底。风花雪月,世事沧桑,早已熟稔的文字,在这炎热的绝望中,常常会弹出一曲别有风情,生发出人间的妙音真谛。

诗歌

长江默默地流

韩胜勋

月亮困倦了,躲进云纱之后,
风儿睡了,收起舞动的长袖;
整个世界都歇息了,
只有你呀在默默地流,
——像一天无声的云在走!

是的,

我曾见过小河耐不住寂寞,
时不时显示自己的歌喉;
我曾见过瀑布高调亮相,
向世人卖弄并不出色的身手;
而你呀——一心奔向大海,
顾不上回应我的一声问候;
甚至还没有看清你的面容,
就已经消失在夜幕的尽头!

我的心呀随着波浪漂去,
看到了同样默默的九州——
城市高楼林立,
我说不清是出自谁手;
田野稻浪千顷,
我也说不清是谁造就的金秋……
我只知道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:人民!
普通得就像一滴滴水呀,
——却汇成如同你一般的时代潮流!

啊,长江,

你默默地来,来得实在,
才托起江中的万千飞舟;
你默默地去,去得深远,
辽阔大地才有喜人的丰收;
长江默默地流,流得长久,
才把中华文明积淀得这般丰厚!
因此,我说默默是最崇高的品质,
默默——是历史的主流!